

純真與天命： 美國文學的核心議題

邱漢平

《英美文學評論》之前已出版七期，但從未有一期以美國文學作為專輯主題，理由可能千百種。不過，就均衡英美文學各個領域的研究而言，的確有必要規劃一期以美國文學相關議題為主的專輯。細究美國文學思想系譜，純真與天命（innocence and manifest destiny）明顯居於關鍵地位，是眾多美國文學作品的中心議題，也是美國白人的核心價值。作為專輯主題，純真與天命不僅指向美國文學研究與意識形態的核心，也宣示一個與現代性及全球化密切關聯的命題，雖然專輯中三篇與此主題相關的論文並未直接觸及後面這個議題。

嚴格來說，純真與天命的正式稱呼是「天命昭彰」（Manifest Destiny），一方面肯定己方之純潔一如未墮落之前的亞當，一方面則強調執行神的旨意為無可推諉的天命。根據史蒂文生

國》(*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ism and the Empire of Right*)裡的說法,在實踐上,天命昭彰有兩個面向,「其一是發展成一個有別於腐化墮落世界的楷模國家,讓其他國家盡量模仿。其二、這也是威爾森總統(Woodrow Wilson)的立場,是透過再生的干預來推動世界的改造」(xii)。雖然直至一八四五年才由 John L. O'Sullivan 率先使用天命昭彰一辭,但隱含純真與天命意涵的語言,卻與清教徒移民同時出現在美洲大陸。一六三零年在著名的阿貝拉聖約(Arbella Covenant)布道中,清教徒領袖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即呼籲聽眾奉行上帝的旨意,為世人樹立耀眼的楷模:「我們必須視自己如山頭聖城,是所有目光投注的焦點。」一言一行皆為世人表率,此類高度自我期許的行徑,在突顯己方認定之獨有純潔特質外,也透露教化世人為他們這些白人必須承擔的職責。純真與天命這類思維在美國白人中擴散之廣之深,可從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在一八二六年病危時的一封信一窺究竟。傑佛遜致函將參加美國獨立五十週年紀念的群眾,告訴他們,他與其他開國元老首創的美式共和政體,有一天將擴散到全世界,「某些地區早些,某些地區晚些,但終將擴散到全世界」。¹ 在政治體制上,傑佛遜即使在病危之際都肯定其卓越性,並以其擴散到全球為個人職志之所在。

從最早期的美國典籍以降,如溫斯洛普及波來德福(William Bradford)的著作,十九世紀的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及惠特曼(Walt Whitman)等,以及其他無數的著作,充斥著視移民新大陸為執行神旨意之論點,不斷擴大神的國度及影響範圍

¹ 資料引自 Michael Ignatieff 撰寫的網路文章“Who Are Americans to Think That Freedom Is Theirs to Spread?”, 出版資料詳見引用資料項目。

則為他們無可推諉的天命。英國清教徒早就認為，英國不僅在空間上與歐洲大陸隔開，在精神上亦復如是，「是真正宗教的基地，也是其擴散的主要源頭：聖靈挑選的地方，以承擔更高的使命」（Stephanson 3-4）。遠渡大西洋前往新大陸的清教徒，稟承這個傳統，甚至更加激進。在他們眼中，舊英國終究未與天主教廷的惡魔行徑一刀兩斷，因此，上帝的國度仍需建立在一些未經污染的新土地上。北美大陸（或獨立後的美國）就是他們心目中上帝應許之地，也是真正宗教擴散的主要基地。這些仿如舊約聖經出埃及記（Exodus）的論點，賦予美國白人獨特的使命感，不斷在空間上尋求領土擴充，在時間之流裡實現理想，成為他們攻城掠地擴張領土的藉口。

欲探討純真與天命的內涵，就不能略過清教的天選（**chosenness**）教義。根據史蒂文生在《天命昭彰》裡的說法，天選有四個構成要素：（一）神的遴選與聖約（**election and covenant**）：清教徒承襲並改寫希伯來的神遴選傳統，透過與上帝的聖約將其神聖化。根據這項傳統，上帝挑選以色列人為其在墮落塵世裡的子民，如果神的選民堅持對上帝及其律法的信仰，上帝將引導他們到應許之地，消滅他們的敵人並賜予豐厚的報酬。最初重點放在應許地及移徙的過程，領土的征服並非最終目的，透過新以色列達成普世公義及世界再造，上帝與人類最終才能和解。（二）選擇與叛教（**choice and apostacy**）：美國清教徒認為，歷史本就是一連串的聖約與選擇，在過程中會有叛教的情況發生，猶太人拒絕接受福音，違背了聖約，基督教繼之興起，但後來因墮落而背離上帝，宗教改革帶來基督教的新生，其中清教徒是真正基督徒中最純正的一支，因此負有如出埃及記前往新

以色列建立公義世界的使命。(三)預言、天啓與終結 (**prophecy, revelation, and the end**): 新使命的關鍵任務, 是重新發現隱藏在教廷異端邪說下的真正話語 (**True Word**)。作為基督新教教徒, 尤其是清教徒, 就必須具有將聖經視為天啓認知符碼 (**epistemic code of revelation**) 的能力, 將世事理解為神無時無刻介入的結果。對預言與天啓的重視, 為的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救贖的機會, 結果是對此地此時密集的干預。(四)領土、使命與群體 (**territory, mission, and community**): 清教徒創新猶太人的天選、遷徙及救贖概念, 提出空間隔離的使命之理念。千禧年因而有了地點, 就在新大陸, 這是歷史終結的地點, 是奮戰的場域, 以向世人宣告神規劃的命運為何。這種觀念導致重視群體的純正, 隨時都在決定誰在裡面、誰在外面, 並將差異剔除。

史蒂文生針對清教徒天選教義所提的四點論述, 有不少線索可供進一步探討純真與天命的議題。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兩眼緊盯著聖約, 在時間之流裡企圖實現理想, 在空間上不斷尋求擴充領土, 史蒂文生稱這是「時間與空間上的計劃, 一個持續進行中的過程」(6)。以“**a project in time and space**”標示純真與天命, 除了點出在空間上不斷擴張的特質外, 也讓人聯想到現代性常冠上的稱呼“**the project of modernity**”, 亦即把理想的實現放在未來。就理想的堅持來說, 純真與天命的確和現代性有甚多相似之處。現代性秉持的理想, 亦即啓蒙運動的解放論述, 是「透過知識與平等求愚騃及奴役之解放」(Lyotard 25)。與啓蒙解放論述並列的, 包括「以愛來救贖原罪的基督教論述」(Lyotard 25)。知識、平等與愛, 自然都是美事, 但是當堅持這些理想, 強調必須在未來實現, 就會以此作為判斷一切事物的標準, 而忽略不同事物的

特殊性，也可能因堅持一時的想法，漠視時間之流可能帶來的演變。西方現代性產生的種種流弊，如打著理性對抗不理性口號的殖民論述，都肇因於堅持固定標準之弊。純真與天命也有著類似的傾向，在堅持履行聖約之際，也期待上帝的豐厚賜予，包括代為掃除一切障礙。於是，他者的苦難被解釋成上帝對己方的眷顧，反而堅定履行聖約的決心，更加堅信所行都合公理正義。以清教徒領袖溫斯洛普為例，一方面呼籲聽眾奉行上帝的旨意，為世人樹立楷模，另一方面卻在一六三零年代周圍的印地安部落遭到天花疫疾肆虐時，稱頌「上帝以一場神奇的瘟疫吞噬土著」（qtd. in Stephanson 11），無視外族遭逢不幸時應有的悲憫之心。

不過，純真與天命也不能單純以此一西方現代性來闡釋。美國清教徒雖然堅持理想的實現，但他們也強調此時此地的重要性，因為一切人間事莫非神蹟展現的結果。如果用康德（Immanuel Kant）在美學範疇中提出的兩種判斷來說明，前者宛如裁定判斷（*determinate judgment*），把特例放進普遍原則中檢驗（*to subsume the particular under the universal*），也就是以固定的原則作判斷；後者則有若反思判斷（*reflective judgment*），經由反思找到判斷的原則，而非根據普遍法則或固定的原則作判斷。康德在《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裡提到的這兩種批判，裁定判斷受到矚目，成為大家習知的現代性，飽受後現代理論家的攻擊，而反思判斷卻相對遭到忽略。在基督教神學裡，預言與天啓一直受到重視，清教徒對此格外重視，顯而易見的理由是，透過個人與上帝直接溝通以獲得啓示，乃打破教會壟斷聖經解釋權的良方。就現代性的討論來說，對當下事物的專注，企圖從其中找到天啓，無異尋求擺脫既有的權威解釋，也就

是拋棄普遍或固定的原則，而從當下事物找到判斷的依據。全球化情境帶來的最直接衝擊，是以地方（place）為基準架構人際關係、生活經驗與價值信仰的傳統不復管用。資金、人員、資訊、技術及影像不斷跨界快速移動，固定的思維已無法肆應瞬息萬變的全球化情境。捨固定的原則而改從事件本身找尋判斷的依據，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方式，反思判斷因而成為全球化之下盛行的思維模式。

如果從施行結果判斷，純真與天命顯然並未吻合其揭櫫的崇高理念，反而經常成為帝國主義擴張版圖的藉口，其間涉及的複雜因素實在耐人尋味。史蒂文生在《天命昭彰：美國的擴張主義與公義帝國》書中，選擇以「美國的擴張主義與公義帝國」為其副標題，擴張與帝國行徑竟然可以成為公義的相似詞，實已道盡公義可能帶來的扭曲。史蒂文生在書中提到美國擴充領土最快速的兩個時期，其一是一八四零年代搶奪墨西哥一半的土地，另一個則為一八九八年擊敗西班牙，強迫割讓菲律賓、波多黎各。在《美國文學思想的背景》（*Backgrounds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書中，霍頓（Rod W. Horton）與愛德華茲（Herbert W. Edwards）也從美國的領土擴張探討純真與天命，稱「大多數美國人視領土擴張為天命昭彰無可避免的要素」（288）。溫伯格（Albert K. Weinberg）在《天命昭彰：美國史上國族擴張主義研究》（*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裡，把天命昭彰列為美國國族主義孕育成長及領土擴張的首要推動力量，但堅稱許多美國人虔心相信天命昭彰，並非因其工具性用途而加以引用。

如果從意識形態來看，純真與天命是否出於工具性用途考慮

呢？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書裡，馬克思（Karl Marx）把意識形態界定為謬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是統治階級為了掩飾階級利益衝突而編造出來的一套說辭，企圖藉此合理化統治階級的利益符合全民利益的論點。純真與天命確實容易讓人有此聯想，因為在公理正義的說辭之下，美國的領土與勢力擴大了。不過，如果從基督教教義的演進脈絡，從清教徒移民北美大陸所持的宗教信仰，乃至美國開國先賢念茲在茲的信念，如傑佛遜病危時信中叮嚀再三的話，很難說純真與天命係出於工具性考慮。在意識形態是否可能落入工具性用途上，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看法顯然異於馬克思。阿圖塞認為，單一主體「信仰的理念是物質性的存在，因為他的理念是他的物質性行動放進由物質性儀式統理的物質性實踐，而物質性儀式本身則由物質性的意識形態機制所界定，主體的理念即來自該機制」（169）。此段文字刻意突顯物質性的存在，藉以說明主體的理念受到層層物質條件的節制，並非可以任意抽離。阿圖塞接著談到主體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強調主體完全由意識形態所構成，而意識形態也要藉助於主體才能存在。（170-71）如果人的一言一行無不落入意識形態的框架，而意識形態也仰賴人類主體才得以彰顯，人顯然無法自外於意識形態，當然也無從將其工具化。純真與天命之於美國白人，也是如此。教會所代表的意識形態機制及相應的儀式，無時不在形塑主體的理念，而主體信仰的理念又顯現在具體的行動上。

從阿圖塞有關意識形態的論述，我們不僅可以否定純真與天命被當作工具使用的說法外，也會注意到觀點如何一代接一代流傳下去的問題。在美國逐漸由早期宗教色彩強烈的移民屯墾區蛻

變到世俗化與商業化的社會，清教徒移民本於宗教信仰而懷抱的純真與天命觀點，如何持續保持其強勢主導地位。來自英國，在荷蘭短期停留，再轉進北美大陸的清教徒，在歐洲其他國家的移民大量加入他們的行列後，甚至在黑人、亞洲人及拉丁美洲人也陸續移民到美國，純真與天命又如何繼續維持其主導的動能呢？我們在探討純真與天命議題時，這些都是不能迴避的問題。阿圖塞有關意識形態的觀點，有一些可供借鏡。根據他的研究，中世紀的歐洲，教會意識形態機制兼具許多教育及文化功能，但隨著時空環境的轉變，教育已取代宗教成為最重要的意識形態機制。因此，除了從清教的教義深入探討外，教育層面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層面，尤其是課程及內容，那些作品納入文學經典之列。文學典籍的研究，因此格外顯得重要。

二

專輯中一共有三篇論文和純真與天命主題直接相關，這些文章都觸及文學典籍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中興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周淑娟的〈想像家國：論《拓荒者》中的美國牧歌迷思〉，從牧歌思想在美國革命建國時期所扮演的意識型態支柱角色出發，探討庫柏在美國國族認同危機最嚴重時期，如何在《拓荒者》（*The Pioneers*）中藉由各種意識型態召喚策略來複製美國人牧歌（*pastoralism*）之自我認同形象，以鞏固其新生、純真之國族認同。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梁欣榮的〈《樸利墨斯開拓史》中的「天命論」與政治操控〉，探討十七世紀初期避難到北美洲的英國清教徒領導人，如何在一本良知下運用「天命」的概念奠定

政治基礎和操控社群命運；「天意」又如何被小撮人壟斷，用來強勢主導法制，甚至規範團體行爲，排除異己。在〈挪用認同：歷史、清教論述與早期美國認同〉一文裡，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奚永慧，探討十六、十七世紀時的英國新教徒如何以書寫、歷史閱讀與類型寓言等策略建構英國國家認同，美國清教徒移民又如何挪用這些策略以建構早期移民對於斯土斯民的認同。

乍看之下，這三篇文章似乎都落入工具性操控的思維，因為三位作者在開宗明義時紛紛拋出「運用」與「挪用」等用語。仔細閱讀，可以發現並非如此，但一些必要的說明也不可省。周淑娟教授探討《拓荒者》如何扮演意識型態的召喚（*interpellation*）角色，並分析庫柏在書中採行的種種策略，如透過手織布料、自由農與羅馬牧歌傳統，賦予青澀的美國文化儉樸的意涵，而儉樸又與美德相連，在此敘述策略下，美國的墾荒生活有如純善的搖籃，而英國的繁榮經濟則恍若罪惡淵藪。周教授提出「召喚」一詞，這是阿圖塞探討意識形態如何複製繁衍的用語。透過召喚，意識形態完成與個別主體接觸的必要程序，也種下個別主體理念所由來的可能根源。經由個人的著作，把主體信仰的理念顯現在具體行動上，自己奉行的意識形態也因此得以擴散繁衍。如此作為不應視為對意識形態作工具性操控。

梁欣榮教授在論文中雖然使用「操控」及「壟斷」等字眼，但他也指出清教徒領導人「在一本良知下運用天命」的概念。此外，梁教授也坦承，這些清教徒領導人「究竟是沒有私心的一味堅持信仰、擇善固執……或是另有個人目的及政治生涯考量，大多不得而知」。梁教授並未握有他們不相信天命說的證據，也接受他們是「在一本良知下」運用天命說，只是強調此一理念讓他

們得以「強勢主導法制，甚至規範團體行爲，排除異己」。所謂出於工具性用途考慮，指的是個別主體超越意識形態之外，因而得以在不受其制約之下，思考如何加以運用以牟取利益。移民北美的清教徒顯然受到天命說的影響，在此範疇內的一切舉止，即使因此使己方得利，都不算工具性操控。率先使用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一詞的葛林布雷特（*Stephen Greenblatt*），在一篇研究英國劇作家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幾齣有關超越者（*overreachers*）戲劇的文章中，發現這些不受世俗規範進而尋求突破各自領域極限的角色，其意識形態其實與同時期循規蹈矩者並無兩樣。從這個面向來看，梁教授對一小撮清教徒領導人的質疑，顯然尚不構成工具性操控的思維，因為一些狀似運作的行動其實並未超越意識形態。奚永慧教授在論文中談到美國清教徒移民挪用同時期英國新教徒的策略，挪用是意識形態運作常見的機制，與工具性操控根本無關。

除了這三篇與專輯主題直接相關的文章外，還有四篇英美文學研究的論文。臺北市立師範學院英語教學系楊麗中教授的〈小川喜樂《歐巴桑》中的童年、族裔與歷史〉，探討這部作品裡童年故事與族裔、歷史敘述之間的關係。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的陳樹信教授，在〈它是「怪物」？《科學怪人》的「怪物」及「性別」特質〉裡，運用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理論，解讀瑪麗·雪萊（*Mary Shelly*）小說《科學怪人》（*Frankenstein*）裡「怪物」的身體建構過程。國立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鄭月婷，在〈被忽略的聲音，被遺忘的英雄：伊麗莎白時期的士卒悲歌〉論文裡，檢驗被壓抑的聲音如何重現在文藝復興劇場上。政治大學英語系博士生陳徵蔚撰寫的〈從後

殖民到全球化：華人英文小說的抗爭與契機》，企圖解釋中國、香港小說家捨中文改採英文創作小說的整體環境。

本期《英美文學評論》編輯期間獲得許多人的協助，包括全體編輯委員在擬定專輯主題的建議及審稿人選的推薦，學會的大力配合，眾多學者慨允幫忙審稿，學會理監事的指教，我都要在此表達由衷的謝意。學會秘書熊婷惠小姐的任勞任怨，讓我印象深刻，我也要謝謝她。

- Althusser, Louis.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1. 127-86.
- Greenblatt, Stephen. "Marlowe and the Will to Absolute Play."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0. 192-221, 289-96.
- Horton, Rod W., and Herbert W. Edwards. *Backgrounds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74.
- Ignatieff, Michael. "Who Are Americans to Think That Freedom Is Theirs to Spread?" *The New York Times* 26 June 2005.
-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Judgement*.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H. Bernard. New York: Hafner, 1951.
- Lyotard, Jean-François.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Trans. Don Barry et al.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2.
- Marx, Karl. "The German Ideology."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Norton, 1978. 146-200.
- Stephanson, Anders.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ism and the Empire of Righ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5.
- Weinberg, Albert K.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35.